

第二十卷 计押番金鳗产祸

旧名《金鳗记》

终日昏昏醉梦间，忽闻春尽强登山。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

话说大宋徽宗朝有个官人，姓计，名安，在北司官厅下做个押番，止只夫妻两口儿。偶一日下番在家，天色却热，无可消遣，却安排了钓竿，迤迤取路来到金明池上钓鱼。钓了一日，不曾发市。计安肚里焦躁，却待收了钓竿归去，觉道浮子沉下去，钩起一件物事来，计安道声好，不知高低：“只有钱那里讨！”安在篮内，收拾了竿子，起身取路归来。一头走，只听得有人叫道：“计安！”回头看时，却又没人。又行又叫：“计安，吾乃金明池掌。汝若放我，教汝富贵不可言尽；汝若害我，教你合家人口死于非命。”仔细听时，不是别处，却是鱼篮内叫声。计安道：“却不作怪！”一路无话。到得家中，放了竿子篮儿。那浑家道：“丈夫，快去厅里去，太尉使人来叫你两遭。不知有甚事，分付便来。”计安道：“今日是下番日期，叫我做甚？……”说不了，又使人来叫：“押番，太尉等你。”计安连忙换了衣衫，和那叫的人去干当官的事。了毕，回来家中，脱了衣裳，教安排饭来吃。只见浑家安排一件物事放在面前，押番见了，吃了一惊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：“我这性命休了！”浑家也吃一惊道：“没甚事，叫苦连声！”押番却把早间去钓鱼的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是一条金鳗，他说：‘吾乃金明池掌，若放我，大富不可言；若害我，教你合家死于非

命。’你却如何把他来害了？我这性命合休！”浑家见说，啐了一口唾，道：“却不是放屁！金鳗又会说起话来！我见没有下饭，安排他来吃，却又没事。你不吃，我一发吃了。”计安终是闷闷不已。到得晚间，夫妻两个解带脱衣去睡。浑家见他怀闷，离不得把些精神来陪侍他。自当夜之间，那浑家身怀六甲，只见眉低眼慢，腹大乳高。倏忽间又十月满足。临盆之时，叫了收生婆，生下个女孩儿来。正是：野花不种年年有，烦恼无根日日生，那押番看了，夫妻二人好不欢喜，取名叫做庆奴。

时光如箭，转眼之间，那女孩儿年登二八，长成一个好身材，伶俐聪明，又教成一身本事。爹娘怜惜，有如性命。时遇靖康丙午年间，士马离乱。因此计安家夫妻女儿三口，收拾随身细软包裹，流落州府。后来打听得车驾杭州驻蹕，官员都随驾来临安。计安便迤迤取路奔行在来。不则一日，三口儿入城，权时讨得个安歇，便去寻问旧日官员相见了，依旧收留在厅着役，不在话下。计安便教人寻间房，安顿了妻小居住。不止一日，计安觑着浑家道：“我下番无事，若不做些营生，恐坐吃山空，须得些个道业来相助方好。”浑家道：“我也这般想，别没甚事好做，算来只好开一个酒店。便是你上番时，我也和孩儿在这里卖得。”计安道：“你说得是，和我肚里一般。”便去理会这节事。次日，便去打合个量酒的人。却是外方人，从小在临安讨衣饭吃，没爹娘，独自一个，姓周名得，排行第三。安排都了，选吉日良时，开张店面。周三就在门前卖些果子，自捏合些汤水。到晚间，就在计安家睡，计安不在家，那娘儿两个自在家中卖。那周三直是勤力，却不躲懒。

倏忽之间，相及数月。忽朝一日，计安对妻子道：“我有句话和你说，不要嗔我。”浑家道：“却有甚事，只管说。”计安道：“这几日我见那庆奴，全不像那女孩儿相态。”浑家道：“孩儿日夜不曾放出去，并没甚事，想必长成了恁么！”计安道：“莫托大！我见他和周三两个

打眼色。”当日没话说。一日计安不在家，做娘的叫那庆奴来：“我儿，娘有件事和你说，不要瞒我。”庆奴道：“没甚事。”娘便说道：“我这几日，见你身体粗丑，全不相模样，实对我说。”庆奴见问，只不肯说。娘见那女孩儿前言不应后语，失张失志，道三不着两，面上忽青忽红，娘道：“必有缘故！”捉住庆奴，搜检他身上时，娘只叹得口气，叫声苦，连腮赠掌，打那女儿：“你却被何人坏了？”庆奴吃打不过，哭着道：“我和那周三两个有事。”娘见说，不敢出声，颠着脚，只叫得苦：“却是怎的计结？爹归来时须说我在家里管甚事！装这般幌子！”周三不知里面许多事，兀自在门前卖酒。到晚，计安归来歇息了，安排些饭食吃罢。浑家道：“我有件事和你说。果应你的言语，那丫头被周三那厮坏了身体。”那计安不听得说，万事全休，听得说时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便要去打那周三。浑家拦住道：“且商量，打了他，不争我家却是甚活计！”计安道：“我指望教这贱人去个官员府第，却做出这般事来。譬如不养得，把这丫头打杀了罢。”做娘的再三再四劝了一个时辰。爹性稍过，便问这事却怎地出豁。作娘的不慌不忙，说出一个法儿来。正是：金风吹树蝉先觉，断送无常死不知。浑家道：“只有一法，免得妆幌子。”计安道：“你且说。”浑家说：“周三那厮，又在我家得使，何不把他来招赘了？”说话的，当时不把女儿嫁与周三，只好休，也只被人笑得一场，两下赶开去，却没后面许多说话。不想计安听信了妻子之言，便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当日且分付周三归去。那周三在路上思量：“我早间见那做娘的打庆奴，晚间押番归却，打发我出门，莫是东窗事发？若是这事走漏，须教我吃官司，如何计结？”没做理会处。正是：乌鸦与喜鹊同行，吉凶事全然未保。闲话提过，离不得计押番使人去说合周三，下财纳礼，择日成亲，不在话下。

倏忽之间，周三入赘在家，一载有馀，夫妻甚是说得着。两个暗地计较了，只要搬出去住。在家起晏睡早，躲懒不动。周三那厮，打

周三那厮，打出吊入，公然干颐。计安忍不得，不住和那周三厮闹。便和浑家商量，和这厮官司一场，夺了休，却不妨得。日前时便怕人笑，没出手；今番只说是招那厮不着，便安排圈套，捉那周三些个事，闹将起来，和他打官司，邻舍劝不住，夺了休。周三只得离了计押番家，自去赶趁。庆奴不敢则声，肚里自烦恼，正自生离死别。

讨休在家相及半载，只见有个人来寻押番娘，却是个说亲的媒人。相见之后，坐定道：“闻知宅上小娘子要说亲，老媳妇特来。”计安道：“有甚好头脑，万望主盟。”婆子道：“不是别人，这个人是虎翼营有请受的官身，占役在官员去处，姓戚名青。”计安见说，因缘相撞，却便肯。即时便出个帖子，几杯酒相待。押番娘便说道：“婆婆用心则个！事成时，却得相谢。”婆婆谢了自去，夫妻两个却说道：“也好，一则有请受官身；二则年纪大些，却老成；三则周三那厮不敢来胡生事，已自嫁了个官身。我也认得这戚青，却善熟。”话中见快。媒人一合说成。依旧少不得许多节次，成亲。

却说庆奴与戚青两个说不上，道不得个少女少郎，情色相当。戚青却年纪大，便不中那庆奴意。却整日闹吵，没一日静办。爹娘见不成模样，义与女夺休，告托官员，封过状子，去所属看人情面，给状判离。戚青无力势，被夺了休。遇吃得醉，便来计押番门前骂。忽朝一日，发出句说话来，教“张公吃酒李公醉”，“柳树上着刀，桑树上出血”。正是：

安乐窝中好使乖，中堂有客寄书来。

多应只是名和利，撇在床头不拆开。

那戚青遇吃得酒醉，便来厮骂。却又不敢与他争。初时邻里也来相劝。次后吃得醉便来，把做常事，不睬他。一日，戚青指着计押番道：“看我不杀了你这狗男女不信！”道了自去，邻里都知。

却说庆奴在家，又经半载。只见有个婆婆来闲话。莫是来说亲？相见了。茶罢，婆子道：“有件事要说，怕押番焦躁。”计安夫妻两个道：“但说不妨。”婆子道：“老媳妇见小娘子两遍说亲不着，何不把小娘子去个好官员家？三五年一程，却出来说亲也不迟。”计安听说，肚里道：“也好，一则两遍装幌子

说,肚里道:“也好,一则两遍装幌子,二则坏了些钱物,却是又嫁甚么人是得?”便道:“婆婆有甚么好去处教孩儿去则个?”婆子道:“便是有个官人要小娘子,特地叫老媳妇来说,见在家中安歇。他曾来宅上吃酒,认得小娘子。他是高邮军主簿,如今来这里理会差遣,没人相伴。只是要带归宅里去,却不知押番肯也不肯?”夫妻两个计议了一会,便道:“若是婆婆说时,必不肯相误,望婆婆主盟则个。”当日说定,商量拣日,做了文字。那庆奴拜辞了爹娘,便来伏事那官人。有分教做个失乡之鬼,父子不得相见。正是:天听寂无声,苍苍何处寻?非高亦非远,都只在人心。

那官人是高邮军主簿,家小都在家中,来行在理会本身差遣,姓李,名子由。讨得庆奴,便一似夫妻一般。日间寒食节,夜里正月半。那庆奴思衣得衣,思食得食。数月后,官人家中信到,催那官人去,恐在都下费用钱物。不只一日,干当完备,安排行装,买了人事,雇了船只,即日起程,取水路归来。在路贪花恋酒,迁延程途,直是怏怏。相次到家,当直人等接着。那恭人出来,与官人相见。官人只应得喏,便道:“恭人在宅干管不易。”便教庆奴入来参拜恭人。庆奴低着头,走入来立地,却待拜。恭人道:“且休拜。”便问:“这是甚么人?”官人道:“实不瞒恭人,在都下早晚无人使唤,胡乱讨来相伴,今日带来伏事恭人。”恭人看了庆奴道:“你却和官人好快活!来我这里做甚么?”庆奴道:“奴一时遭际,恭人看离乡背井之面。”只见恭人教两个养娘来:“与我除了那贱人冠子,脱了身上衣裳,换几件粗布衣裳着了,解开脚,蓬松了头,罚去厨下打水烧火做饭。”庆奴只叫得万万声苦,哭告恭人道:“看奴家中有老爹娘之面。若不要庆奴,情愿转纳身钱,还归宅中。”恭人道:“你要去,可知好哩!且罚你厨下吃些苦,你从前快活也勾了。”庆奴看着那官人道:“你带我来,却教我恁地模样!你须与我告恭人则个。”官人道:“你看恭人何等情性!随你了得的包待制,也断不得这事。你且没奈何,我自性

官人道：“你看恭人何等情性！随你了得的包待制，也断不得这事。你且没奈何，我自性命不保；等她性下，却与你告。”即时押庆奴到厨下去。官人道：“恭人若不要他时，只消退在牙家，转变身钱便了，何须发怒！”恭人道：“你好做作！兀自说哩！”自此罚在厨下，相及一明。

忽一日晚，官人去厨下，只听得黑地里有人叫官人。官人听得，认得是庆奴声音。走近前来，两个扯住了哭，不敢高声。便说道：“我不合带你回来，教你吃这般苦！”庆奴道：“你只管教我在这里受苦，却是几时得了？”官人沉吟半晌，道：“我有道理教你处。不若我告他，只做退你去牙家，转变身钱。安排懈怠，悄悄地教你在那里往。我自教人把钱来，我也不时自来和你相聚。是好也不好？”庆奴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可知好哩！却是灾星退度。”当夜官人离不得把这事说道：“庆奴受罪也勾了。若不要他时，教发付牙家去，转变身钱。”恭人应允，不知里面许多事。且说官人差一个心腹虞候，叫做张彬，专一料理这事。把庆奴安顿廊舍里，隔得那宅中一两条街。只瞒着恭人一个不知。官人不时便走来，安排几杯酒吃了后，兔不得干些没正经的事。

却说宅里有个小官人，叫做佛郎，年方六岁，直是得人惜。有时往来庆奴那里耍。爹爹便道：“我儿不要说向妈妈道，这个是你姐姐。”孩儿应喏。忽一日，佛郎来，要走入去。那张彬与庆奴两个相并肩而坐吃酒。佛郎见了，便道：“我只说向爹爹道。”两个男女回避不迭，张彬连忙走开躲了。庆奴一把抱住佛郎，坐在怀中，说：“小官人不要胡说。姐姐自在这里吃酒，等小官人来，便把果子与小官人吃。”那佛郎只是说：“我向爹爹道，你和张虞候两个做甚么？”庆奴听了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“你说了，我两个却如何？”眉头一纵，计上心来：“宁苦你，莫苦我。没奈何，来年今月今日今时，是你忌辰！”把条手中，捉住佛郎，扑翻在床上，便去一勒。那里消半碗饭时，那小官人命归泉世。正是：

时间风火性，烧却岁寒心。

一时把那小官人来勒杀了，却是怎地出豁？正没理会处，只见张彬走来，庆奴道：“叵耐这厮，只要说与爹爹知道。我一时慌促，把来勒死了。”那张彬听说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道：“姐姐，我家有老娘，却如何出豁？”庆奴道：“你教我坏了他，怎恁他说！是你家有老娘，我也有爹娘。事到这里，我和你收拾些包裹，走归行在见我爹娘，这须不妨。张彬没奈何，只得随顺。两个打叠包儿，漾开了逃走。离不得宅中不见了佛郎，寻到庆奴家里，见他和张彬走了，孩儿勒死在床。一面告了官司，出赏捉捕，不在话下。

张彬和庆奴两个取路到镇江。那张彬肚里思量着老娘，忆着这事，因此得病，就在客店中将息。不止一日，身边细软衣物解尽。张彬道：“要一文看也没有，却是如何计结？”簌簌地两行泪下：“教我做个失乡之鬼！”庆奴道：“不要烦恼，我有钱。”张彬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庆奴道：“我会一身本事，唱得好曲，到这里怕不得羞。何不买个锣儿，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，趁百十文，把来使用，是好也不好？”张彬

道：“你是好人家的儿女，如何做得这等勾当？”庆奴道：“事极无奈，但得你没事，和你归临安见我爹娘。”从此庆奴只在镇江店中赶趁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那周三自从夺了休，做不得经纪。归乡去投奔亲戚又不着。一夏衣裳着汗，到秋天都破了。再归行在来，于计押番门首过。其时是秋深天气，蒙蒙的雨下。计安在门前立地。周三见了便唱个喏。计安见是周三，也不好问他来做甚么。周三道：“打这里过，见丈人，唱个暗。”计安见他身上褴褛，动了个恻隐之心，便道：“人来，请你吃碗酒了去。”当时只好休引那厮，却没甚事。千不合，万不合，教入来吃酒，却教计押番：一种是死，死之太苦，一种是亡，亡之太屈！

却说计安引周三进门。者婆道：“没事引他来做甚？”周三见了丈母，唱了喏，道：“多时不见。自从夺了休，病了一场，做不得经纪，投远亲不着。姐姐安乐？”计安道：“休说！自你去之后，又讨头脑不着。如今且去官员人家三二年，却又理会。便教浑家暖将酒来，与周三吃，吃罢，没甚事，周三谢了自去。天色却晚，有一两点雨下。周三道：“也罪过，他留我吃酒！却不是他家不好，都是我自讨得这场烦恼。”

周三道：“也罪过他留我吃酒，却不是他家不好，都是我自讨得这场须恼。”一头走，一头想：“如今却是怎地好？深秋来到，这一冬如何过得？”自古人极计生，蓦上心来：“不如等到夜深，掇开计押番门。那老夫妻两个又睡得早，不防我。拿些个东西，把来过冬。”那条路却静，不甚热闹。走回来等了一歇，掇开门闪身入去，随手关了。仔细听时，只听得押番娘道：“关得门户好？前面响。”押番道：“撑打得好。”浑家道：“天色雨下，怕有做不是的。起去看一看，放心。”押番真个起来看，周三听得，道：“苦也，起来捉住我，却不利害！”去那灶头边摸着把刀在手，黑地里立着。押番不知头脑，走出房门看时，周三让他过一步，劈脑后便剁。觉道衬手，劈然倒地，命归泉世。周三道：“只有那婆子，索性也把来杀了。”不则声，走上床，揭开帐子，把押番娘杀了。点起灯来，把家中有底细软包裹都收拾了。碌乱了半夜，周三背了包裹，倒拽上门，迤迤出关北门。

且说天色已晓，人家都开门。只见计押番家静悄悄不闻声息。邻舍道：“莫是睡杀了也？”隔门叫唤不应。推那门时，随手而开。只见那中门里计押番死尸在地，便叫押番娘，又不应。走入房看时，只见床上血浸着那死尸，箱笼都开了。众人都道：“不是别人，是戚青这厮，每日醉了来骂，便要杀他！今日真个做出来！”即时经由所属，便去捉了戚青。戚青不知来历，一条索缚将去，和邻舍解上临安府。府主见报杀人公事，即时升厅，押那戚青至面前，便问：“有请官身，辄敢禁城内杀命掠财！”戚青初时辩说，后吃邻舍指证叫骂情由，分说不得。结正申奏朝廷，勘得戚青有请官身，禁城内图财杀人，押赴市曹处斩。但见：刀过时一点清风，尸倒处满街流血。戚青枉吃了一刀。

且说周三坏了两个人命，只恁地休，却没有天理！天几曾错害了一个，只是时辰未到。且说周三迤迤取路，直到镇江府，讨个客店歇了。没事，出来闲走一遭。觉道肚中有些饥，就这里买些酒吃。只

买些酒吃：只见一家门前招子上写道：

醒成春夏秋冬酒，醉倒东西南北人。

周三入去时，酒保唱了喏。问了升数，安排蔬菜下口。方才吃得两盏，只见一个人，头顶着厮锣，入来阁儿前，道个万福。周三抬头一看，当时两个都吃一惊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庆奴。周三道：“姐姐，你如何却在这里？”便教来坐地。教量酒人添只盏来，便道：“你家中说卖你官员人家，如今却如何恁地？”庆奴见说，泪下数行。但见：

几声娇语如鸯鹖，一串真珠落线头。

道：“你被休之后，嫁个人不着。如今卖我在高邮军主簿家。到得他家，娘子妒色，罚我厨下打火，挑水做饭，一言难尽……吃了万千辛苦。”周三道：“却如何流落到此？”庆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后来与本府虞候两个有事，小官人撞见，要说与他爹爹，因此把来勒杀了。没计奈何，逃走在此。那厮却又害病在店中，解当使尽，因此我便出来攒几钱盘缠。今日天与之幸，撞见你。吃了酒，我和你同归店中。”周三道：“必定是你老公一般，我须不去。”庆奴道：“不妨，我自有道理。”那里是教周三去，又教坏了一个人性命。有诗为证：

日暮迎来香阁中，百年心事一宵同。

寒鸡鼓翼纱窗外，已觉恩情逐晓风。

当时两个同到店中，甚是说得着。当初兀自赎药煮粥，去看那张彬。次后有了周三，便不管他。有一顿，没一顿。张彬又见他两个公然在家干艮，先自十分病做十五分，得口气，死了。两个正是推门入拍。免不得买具棺木盛殓，把去烧了。周三搬来店中，两个依旧做夫妻。周三道：“我有句话和你说：如今却不要你出去卖唱；我自寻些道路，撰得钱来使。”庆奴道：“怎么恁他说？当初是没计奈何，做此道路。”自此两个恩情，便是：

云淡淡天边驾凤，水沉沉交颈鸳鸯。

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长。

忽一日庆奴道：“我自离了家中，不知音信，不若和你同去行在，投奔爹娘。——‘大虫恶杀不吃儿’。”周三道：“好却好，只是我和你归去不得。”庆奴道：“怎地？”周三却待说，又忍了。当时只不说便休，千不合，百不合，说出来，分明似飞蛾投火，自送其死。正是：

花枝叶下犹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怀毒。

下犹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怀毒。庆奴要问个备细。周三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如此如此，把你爹娘都杀了，却走在这里，如何归去得！”庆奴见说，大哭起来，扯住道：“你如何把我爹娘来杀了？”周三道：“住，住！我不合杀了你爹娘，你也不合杀小官人和张彬，大家是死的。”庆奴沉吟半晌，无言抵对。倏忽之间，相及数月。周三忽然害着病，起床不得。身边有些钱物，又都使尽。庆奴看着周三道：“家中没柴米，却是如何？你却不要嗔我，‘前回意智今番在’，依旧去卖唱几时，等你好了，却又理会。”周三无计可施，只得应允。自从出去赶趁，每日撰得几贯钱来，便无话说。有时撰不得来，周三那厮便骂：“你都是又喜欢汉子，贴了他！”不由分说。若撰不来，庆奴只得去到处熟酒店里柜头上，借几贯归家。撰得来便还他。

一日，却是深冬天气，下雪起来，庆奴立在危楼上，倚着阑干立地。只见三四个客人，上楼来吃酒。庆奴道：“好大雪，晚间没钱归去，那厮又骂。且喜那三四个客人来饮酒，我且胡乱去卖一卖。”便去揭开帘儿，打个照面，庆奴只叫得“苦也！”不是别人，却是宅中当直的，叫一声：“庆奴，你好做作，却在这里！”吓得庆奴不敢则声。元来宅中下状，得知道走过镇江，便差宅中一个当直厮赶着做公的来捉，便问：“张彬在那里？”庆奴道：“生病死了，我如今却和我先头丈夫周三在店里住。那厮在临安把我爹娘来杀了，却在此撞见，同做一处。”当日酒也吃不成，即时缚了庆奴，到店中床上拖起周三，缚了解来府中，尽情勘结。两个各自认了本身罪犯。申奏朝廷，内有戚青屈死，别作施行。周三不合图财杀害外父外母，庆奴不合因奸杀害两条性命，押赴市曹处斩。但见：犯由前引，棍棒后随；前街后巷，这番过后几时回？把眼睁开，今日始知天报近。正是：但存夫子三分礼，不犯萧何六尺条。这两个正是明有刑法相系，暗有鬼神相随。道不得个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后人评论此事，道计押番钓了金鳗，那时金鳗在竹篮中开口原

说道：“你若害我，教你合家人口，死于非命。”只合计押番夫妻偿命，如何又连累周三、张彬、戚青等许多人？想来这一班人也是一缘一会，该是一宗案上的鬼，只借金鳗作个引头。连这金鳗说话，金明池执掌，未知虚实，总是个凶妖之先兆。计安即知其异，便不该带回家中，以致害他性命。大凡物之异常者，便不可加害，有诗为证：李救朱蛇得美姝，孙医龙子获奇书。劝君莫害非常物，祸福冥中报不虚。